



美国宣教士戈曼在中国的艰难宣教历程



actdar

戈曼 (Carl Grant Gowman) 于1886年8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大后移居美国底特律，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因参加基督教青年会 (Y.M.C.A.) 所举办的布道大会而蒙恩得救，遂辞掉工作，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Chicago) 读书，为将来做宣教士而装备自己。毕业后加入中华内地会，于1911年11月5日远赴中国宣教。抵达上海八天后，一位从美国来的内地会宣教士席克敬姑娘 (Miss Anna C. Dukesherer) 也乘船抵沪。戈曼被安排到安庆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席姑娘则被分往扬州语言学校学习。半年后，高漫奉派到云南西部的腾越 (今腾冲)，席姑娘被派往云南大理工作。他们和其他新宣教士结伴同赴云南。旅途中，他们相识、相知、相助，以致相爱，彼此情投意合。分别后，戈曼到腾越与早期赴云南宣教的英国宣教士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同工；一面学习汉语及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一面时常与富能仁结伴外出，到汉人和少数民族中间传福音。

1913年11月27日，戈曼和席克敬在腾越结婚。婚后被派往撒普山 (Sapushan)，在花苗族人 (Hua Miao) 中间宣教。撒普山在云南府 (今昆明市) 以北，接近山区的一个村寨。1907年，郭秀峯教士 (Arthur G. Nicholls) 和张尔昌教士夫妇 (Mr. & Mrs. Gladstone Porteous) 在此地建立了宣教站；次年，王怀仁教士 (George E. Metcalf) 也受派前来加入他们。当时那一带山区有苗、彝，和傣傣等少数民族散居在110个村寨里，宣教工作相当繁重。

1914年5月31日，他们举行了一个特别聚会，许多苗族信徒从各地赶来参加，有的人需要长途跋涉五天才能够到达。在这次特会上，他们为170人施洗，其中包括傣傣人 (Lisu) 和腊卡人 (Laka)。戈曼第一次用苗语带领祷告会。

11月29日的丰收主日聚会，蔚为壮观。来自各福音站 (Out-station) 的信徒，云集、露宿在山头，以营火取暖。聚会时，会堂里坐满了1,000人，还有200多人挤在门外，他们唱诗赞美主的声音传至数哩之外。会后，王怀仁带戈曼夫妇到地处元谋县的他谷 (Taku) 傣傣族福音站，然后用九天时间，巡视傣傣村寨，把这一带的宣教事工转交给他们，因为王教士不久要返英述职。

1914年圣诞节前，戈曼夫妇应邀赴苗寨主持婚礼。临行前，忽然天降大雪，戈曼只好独自前往。雪住天晴后，高师母由两位苗族信徒带路，骑马赴会。不料在山间林密处，遇强盗拦路抢劫。盗首手拿大刀，喝令高师母交出金钱和财物，师母却不肯。盗首威胁道：“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杀你？你不怕么？”师母摇头回答说：“我不怕！”盗首一听怔住了，再问：“你到底是甚麽人？你不会死吗？”师母回答说：“我和你同样是人，当然会死”。盗首又问：“你不怕死吗？”师母大声回答说：“不怕”。那盗首本是一条不怕死的硬汉，见师母有如此胆量，十分佩服，遂放她们过去。

只好继续留医，直到三个月后，他们才得痊愈，返回他谷宣教站。

傣僳人非常热情好客，和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他们热诚地欢迎西方宣教士到自己的村寨布道。每逢宣教士到一个村寨布道，全寨的人都来听道。在他谷宣教站远近有100多个傣僳村寨，戈曼经常外出巡回布道，收效很大。在1915年11月丰收主日聚会上，有700多信徒赶来参加。大家一起学习圣经、崇拜、感恩、作见证，场面十分感人。

1916年11月至12月间，戈曼北上，横渡金沙江，到云南和四川交界处探望傣僳信徒。返回宣教站后，即与当地傣僳信徒一起欢度圣诞节。他还利用寒假期间，举办圣经学习班，讲授圣经、基要真理、和讲道法等课程。

1917年9月，内地会著名宣教士、被称为“傣僳人使徒”的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偕范善庆教士（Mr. Herbert W. Flagg）到访。戈曼热诚接待他们，并邀请老同学范善庆在主日讲道，自己充任翻译。

戈曼夫妇定居他谷不久，儿子保罗（Paul Hudson）出生，却不幸夭折。1918年10月14日，女儿多莉丝（Doris Elocile）出生，带给他们很大安慰。

1919年4月中旬，中华国内布道会（Commiss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一行人到云南省考察内地会的宣教工作。他们是：山东的李云升牧师、浙江的桑坚棠牧师、南京的李静谦女士、北京的陈玉玲女士，和美以美会的贾腓力太太（Mrs. Gamewell）。他们特别探访了他谷，受到高漫等宣教士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主领聚会和讲道。内地会宣教士的事奉与生活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与宣教士住了三天，他们的居所非常简陋，好像露营一样，但却给我们上宾的招待，使我们铭记于心”（《舍命的爱》第315页）。

从贾腓力太太所写的报告（刊于1919年12月的《教务杂志》）中，亦可窥见戈曼夫妇生活之一斑：“到了村寨口，高教士夫妇抱着六个月大的婴儿，兴奋地握手说：‘你们远道来探访我们，真是难能可贵！’高教士告诉我们，这次复活节的聚会有800人参加，来自60个村寨。许多信徒要攀山越涧，步行三、四天的路程。其中有年逾70岁的老人，也有母亲背着婴孩，还双手牵着小孩，自备膳食，住在简陋客舍或是本地人家。……宣教士住在他们当中，居所异常简陋，但处之泰然。在高教士家中，除了一张摇椅和一架风琴外，其余都是当地家具。……他们睡木板床，上面铺上草席。高师母用稻草做了一张垫褥，可谓最奢侈的享受了。山居缺乏物资，高师母发挥她巧妇的天才，把许多当地的土产变成有营养的饭菜。……高师母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因为附近没有医生和护士，虽然她没有受过医疗训练，在必要时却要给人接骨、拔牙、或治疗烂疮等杂症。……真是难以想像，要走六天崎岖山路、住五晚肮脏的客栈，才可以见到医生的生活，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啊！”（同上，第315-316页）

戈曼夫妇工作的区域很广，分散在滇、川交界处100英里之内的崇山峻岭。据戈曼1919年6月的工作报告，该区共有425个村寨，其中慕道信主的有765家；已接受洗礼的共有666人，分散于42个福音堂。二人实在难以兼顾各项事工。故此，他们非常注重培训当地教会领袖。1918年2月和8月，他们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圣经班，使80至100位教牧同工受到培训。再由他们把所学的带回各村寨，带领、教导各自教会的信徒，大大弥补了宣教士人手之不足。

除宣教事工外，戈曼等宣教士还开办了三所小学，以培养教会的下一代。因办学成就斐然，受到武定县政府的肯定和县长的赞扬。在他们眼里，这些少数民族过去只会会在山边种植稻麦，其他一窍不通。但仅数年之间，在宣教士的教导下，就使他们变为富有教化之民，实在不可思议！即使中国一代宗师孔夫子数百年都无法影响他们，而这位耶稣基督，却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这不能不使他们倍感讶异！

1920年3月，一位前国军上校杨天富（Yang Tien Fuh）率领一群流寇突袭他谷，抢掠宣教士财物，并将高漫和王怀仁等五人掳走。当夜，戈曼趁守卫熟睡之际逃走。强盗发现后，立即分头追索他。最后，因天黑路险，戈曼滑落悬崖，才得以逃出魔掌，于次日上午安抵元谋。劫案过后，云南省政府禁止宣教士回山工作。然而，奇妙的是，那位贼首杨天富有一位亲信，与内地会宣教站的一位传道人是远亲。因这层关系，杨天富接受云南府的梁廷栋教士（Henry A. C. Allen）作中介人，连同英国驻云南省领事保证，向省政府投诚，接受招抚。不仅如此，这位杨天富后来还信了主，成为教会的长老。

同年9月25日，戈曼独自返回他谷，沿途受到大批信徒列队欢迎。高师母因在7月生下次女Muriel

工作，经过两个月水陆跋涉之后，于11月30日抵达永宁。当时在永宁工作的有海哲士 (Walter T. Herbert) 和李彩蓉 (Mrs. Emma McIntyre)。李彩蓉的丈夫马安仁 (Robert L. McIntyre) 于三年前因抢救伤兵而染病去世。

1923年7月30日傍晚，戈曼的幼子突然全身痉挛，挣扎了两小时后，在母亲怀中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陷高漫全家于悲痛之中。最后，夫妇俩靠着主的恩典，走出痛苦的阴霾，不辞辛苦地外出传道，引领汉人和少数民族归主。

适逢多事之秋，地方上盗贼蜂起，川、滇两省军阀争战，1925年又连续发生“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事件，宣教士们常常身处危险之中。在英、美驻重庆领事馆的再三催促下，戈曼一家于1925年8月撤退到泸州。由于高师母身孕已重，便留在泸州待产。8月21日，生下儿子但以理 (Daniel John)。待政局稍微稳定后，他们于10月初启程去上海，计划从那里转往山东烟台，送七岁长女入芝罘学校读书。不料，当他们乘船抵达汉口后，女儿突觉身体不适；次日行船途中病情加剧，进而不省人事。行抵安徽芜湖后，他们立刻上岸找医生。惜为时已晚，当他们带医生回到船上时，女儿已经长眠不醒了。高漫夫妇悲伤地将她安葬在芜湖“洋人墓地”中。

1926年2月14日，戈曼举家经缅甸再次进入云南，到龙陵山区与杨思慧夫妇 (Mr. & Mrs. Allyn B. Cooke) 同工。他们的宣教站位于一个名叫木城坡 (Muhchengpo or Stockade Hill) 的偏僻山寨里，1927年2月到5月间，戈曼遍访43个村寨，向傣族、彝族、黄拉祜族 (Yellow Lahu) 和黑拉祜族 (Black Lahu) 等少数民族传福音。

自1927年夏，戈曼致力于把《马可福音》译成傣文。1928年底，杨思慧夫妇合著的《旧约圣经故事》出版。至1929年初，加上《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基要真理》，以及《诗歌》和《圣诗50首》，他们已为傣族教会编译出五本圣经、诗歌和福音书籍了。

1928年3月至5月，戈曼外出宣教两个多月，除了为510人施洗和忙于其它教会事工外，他还为傣族和拉祜族信徒开办三个短期圣经培训班。同年7月至9月，高漫夫妇又特别为傣族传道人和各村寨教会的执事和教师们开办了为期七周的圣经班。这些进深课程对提高当地传道人和教会领袖的素质大有帮助。

1928年圣诞节后，高漫夫妇送女儿Muriel到山东烟台读书。戈曼将妻女送至缅甸仰光后即返回宣教站。高师母几经周折，才于1929年3月把女儿带到烟台。回程又几经辗转，于5月初才得以返回云南。同年10月，戈曼应邀到滇缅边境的孟加镇为汉人举行布道会。得镇上高小教师张先生 (Mr. Chang)，名绅杨先生 (Mr. Yang) 和知名商人李先生 (Mr. Li) 归主。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的布道会吸引300多人前来参加。

戈曼的身体一向健壮，经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很少生病。1930年7月底，戈曼身体突感不适，两、三天后，竟至昏迷不醒。因其宣教站地处偏僻，当时也没有医疗人员在场，无法得到及时诊治，于8月5日溘然长逝，年仅44岁，遗下妻子和10岁的女儿Muriel、5岁的儿子Daniel，和四个月大的幼儿Huge。为拯救中国各族人民的灵魂，戈曼和他的三个儿女先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时任云南省内地会总监督的富能仁，撰文表达了他对戈曼的怀念与评价：“这位委身而又能干的弟兄，正值他人生的巅峰时期离开了我们，实在是一沉重的打击！我与他有长达18年的深厚情谊，因此对我而言就不只是打击，而是重重的一锤！……高教士个性倔强，但他并非固执，即使他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会容让别人，绝不居功。在工作、语言、通讯和其他的事工上，他都表现出过人精力。我很少遇见像他这样刻苦耐劳的人。除了中文，他还精通两种傣语和两种苗语。他更把其中三种语言编成很厚的少数民族语言字典。……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充满属灵智慧、在基督里满有爱心的弟兄，也是一位聪明、含蓄和谦厚的人……”

发布于 2021-07-19 11:18

传教士

写下你的评论...



还没有评论，发表第一个评论吧

推荐阅读

弗拉门戈的故事（二） | 街巷里的歌声

这是“世界民谣之旅”的第二十二期。除了你现在看到的图文版，还有电台版，节目在喜马拉雅播出。上一期给大家总体介绍了吉普赛人这个民族，这期我们把目光锁定在西班牙南部，正式进入弗拉门...
刘耳朵



戈培尔主义---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qwazz

【供应商游访】圣戈班与福耀的恩怨情仇

前两天，我以 @汽车黑科技主笔的身份，受邀去往上海探访了圣戈班的玻璃加工工厂。这一趟，我对钢化玻璃、夹层玻璃的性能差异，以及圣戈班这家公司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至于圣戈班与福耀之...
凯凯



迫真戈培尔，纳粹的里技—博尔索纳罗的法西斯根源

陳鱣Shawn